

生活走笔

城中村

□王小慧

近来,一逢周末便回光泽。老家住四楼,闲来无事,总喜欢站在窗台。从窗台望去,楼下是错落排布的青砖老房,带着数十年风雨打磨的沧桑;而不远处,则是拔地而起的崭新高楼,玻璃幕墙映着天光。一旧一新,一矮一高,依偎共生,市井烟火与都市轮廓交织重叠。我总笑着和家人打趣道,这便是城乡接合部,属于闽北很多县城都有的城中村。

眼前的城中村,没有大城市拆迁改造的仓促与喧嚣,只有时光沉淀下来的从容与温情。这里的老房子大多建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,没有精致的装修,没有规整的格局,青灰墙面爬着浅浅斑驳的痕迹,黛色瓦片叠着层层岁月的纹路。狭窄的小路蜿蜒交错,路面的青石板早已磨得温润发亮。住在城中村的人,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光泽本地人。几代人扎根在光泽这片土地,看着家门口的老房从崭新变陈旧,看着荒芜的空地建起现代高楼,看着寂静的街巷慢慢热闹繁华。

清晨的城中村,是被袅袅烟火温柔唤醒的。我轻倚自家阳台微凉的护栏边,目光缓缓洒向楼下一方小菜园。一畦畦鲜嫩青菜长势喜人,瓜果藤蔓顺着竹架错落缠绕,满眼清新绿意肆意蔓延。早起的大叔拎着塑料水桶细细浇灌,水珠滚落在菜叶上闪闪发亮,忙完便顺手摘下几把新鲜菜蔬,预备带回家里做早饭。视线一转,便能清晰看见家家户户楼顶平台牵起的晾衣绳,五颜六色的衣衫随风轻轻晃动,一眼便能看出谁家的被褥、衣裳已晾晒妥当。微风捎来邻里闲谈的细碎话音,时不时夹杂几声清亮欢快的笑声,满是鲜活温润的农家气息。

盛夏午后的城中村褪去了晨间的喧闹,陷入一种松弛又温柔的安静。大多数人关上房门,在屋内趁着暑气最盛的时候小憩,连说话声都放得很轻。不远处,矗立着几棵饱经年月的老树,粗壮树干布满深浅交错的纹路,繁茂枝叶不受拘束地肆意舒展,层叠的枝叶在水泥地面铺展开一大片浓密阴凉,成了城中村独有的避暑角落。温热的风穿过层层翠绿叶片,轻轻撩动交错枝叶,吹散几分盛夏闷沉沉的燥热,带来片刻清爽。树梢隐约传来几声断续蝉鸣,音调舒缓绵长,衬得这片城中村愈发安然平和。墙角几株野花蔫蔫垂着花瓣,唯有树下零星摆放的旧竹椅静静等候乘凉人。

傍晚时分,我喜欢漫步在小街巷。街巷里有小卖部、食杂店等,门口支着塑料板凳,邻里熟络地闲聊;周边也有路灯站牌、城市夜景工程,墙上还绘着忠孝礼义的涂鸦。晚风裹挟着街边小吃温热的香气缓缓吹来,耳边是孩童追逐打闹的清脆笑声。此刻,心中感慨万分。城市的扩张从不是突兀的更迭,而是温柔又执拗的渗透。老房子保留着光泽最本真的烟火生活,装着普通人最踏实的人间日常;崭新的楼宇承载着小城发展的新生,是新时代蓬勃生长的沃土,孕育着城市无限的希望与生机。新旧共生,烟火长存,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,毫无违和地交融在一起,让这片城中村既有旧时光的沉淀,也有新时代的生机,成为光泽城区独特的风景线。

我想,这片城中村,算是光泽城市化进程的缩影,是闽北小城旧时光最后的栖息地,或许未来某天,这片城中村也会迎来翻新改造。但我始终相信,扎根于此的烟火气息、淳朴人情,永远不会消散。

亲情树下

大舅是『大树』

□余万有

大舅生前爱说一句口头禅:“只有藤缠树,没有树缠藤。”小时候我不懂,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的大舅,嘴里怎会蹦出这般文绉绉的话。直到长大后在电视里看到《刘三姐》,听见那句“山中只见藤缠树,世上哪有树缠藤”,我才恍然大悟——原来大舅的“理论”,竟源自这首山歌。

大舅这话,多半是说给母亲听的。外婆一生生育十余胎,最终只养活了五个:两男三女。大舅排行老二,母亲是老么。母亲出生时,外公已逝,长兄如父。大舅比母亲年长一轮还多,大姨、二姨甚至常唤母亲“囡子”,辈分乱作一团,叫得孙辈都跟着喊我“舅舅”或“哥哥”。

大舅的“藤缠树”,大约也来自生活见闻。他住的村子山多地广,竹林与原始森林连绵,藤蔓绞缠巨树的景象随处可见。

在特殊年代,农闲搞副业是贴补家用的唯一出路。我家所在的西路村落山少,父亲体弱,日子过得紧巴。而大舅家和二姨家山多林密,副业路子宽,家境明显殷实。这差距,渐渐成了大舅嘴里的“门不当,户不对”。

他常要求母亲隔三差五上门,逢年过节必带礼,少了便不悦。母亲性子硬,偶尔顶几句嘴,矛盾便深了。

其实,大舅这棵“大树”,荫庇的从来不是我。大姨夫走得早,大姨儿女的婚嫁,几乎由两个舅舅一手操办。表兄弟姐妹拖家带口,走动频繁。二姨家离得近,翻过一个山头便到。唯独我家路远,每次去都得先到二姨家蹭午饭,再赶往大舅家。加之母亲不善逢迎,我们这些孩子,自然也成了“恨屋及乌”的对象。每年拜年,表兄妹们得的赏赐与我们相比,可谓天壤之别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我从不乱碰亲戚家的东西,却仍免不了被无端冤枉。

大舅极讲究座次。他来我家做客,总爱坐在老厨房那面石头墙边的位置。我们劝他搬到窗边亮堂,他却执意不肯。后来才知,那是上位。几杯酒下肚,他便要“说道”往事,其中最耿耿于怀的,是一只锡酒壶。他一口咬定那是外婆偷偷给了母亲,任凭外婆如何辩解,爷爷奶奶怎样发誓说是祖传,他始终不信。

转折发生在我读书之后。那年小升初,我以高分考入县城中学,比我年长的表哥表姐们却连乡镇中学都未考上。母亲腰杆终于挺直了,鼓励我给大舅写信报喜。信中我引用了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,虽显稚嫩,却让大舅破天荒地夸了我一回。后来初中保送高中,我又去信,他在回信中勉励我“再接再厉”。

然而,根深蒂固的观念岂能轻易动摇?大哥结婚时,我提前一个月登门送帖,大舅却甩下一句“你哥结婚我不去,你结婚我再来”。按乡俗,“母舅不上桌,酒席不开席”。婚礼当天,我专程开三轮车去接他。酒桌上,他借酒劲又提起那些陈年旧账。年轻气盛的我积压多年的委屈瞬间涌上心头,第一次当面顶撞了他。大舅气得直说太远,要连夜赶回去。

大舅一直以“大树”自居,却有一桩憾事。到我结婚时,他早早候在家里等我派车去接。那时村里考学出去的人家,婚宴都讲究派车接送亲友,他以为我也不例外。可我当时想,路途虽远,心意更贵,便只按惯例托人带话恭请。最终他未能赴宴。这只“锡酒壶”般的芥蒂,成了他临走前常念叨的遗憾。不过,在我孩子出生时,他还是特意托人捎来了鸡蛋和贺礼。

如今,大舅这棵“大树”倒了。“只有藤缠树,没有树缠藤”这句话,再无人对我念叨。我也无需再去“缠”那棵曾经仰望的树。只是偶尔回想起那个固执又自尊的老人,心里竟泛起一丝柔软的思念——那是一个时代留在亲缘里的烙印,也是我成长中无法抹去的底色。

倾听闽北

光地水库

□林雪莲

光地水库坐落于顺昌县元坑镇光地村的高山盆地,距县城约三十六公里,扼守光赖溪上游。光赖溪发源于将乐冲夹山,流经赖源、光地,穿越大峡谷汇入金溪。因海拔较高,这里夏天气温比山下低三四摄氏度,被称为“元坑天池”。

深秋的一天,我从县城出发,过槎溪、曲村,驶入峡谷。公路贴着崖壁蜿蜒,沟涧七八米深,枯水期的溪流在乱石间细语。沿途经过两座小型水电站,二十多分钟后,抵达峡谷尽头。大山脚下曾是曲村采育场工区王家坪,如今断壁残垣间竟长出了金黄的稻浪。公路在此急转上坡,翻越山垭口。右侧岔路前行数分钟,光地水库大坝赫然在目。

下车,山风顿扫昏沉。枯水期的水库显出层层下降的黄土岸线,库底芳草初萌,显得清瘦而安静。远处,沉没水下的是昔日光地村与纸厂的旧址,连同我年少时走过无数遍的土路。如今,一条更长的山腰水泥路取而代之。站在坝顶眺望,群山怀抱中,水面如镜,倒映着层林尽染的秋色。昨日新雨,岚雾在峡谷间流转,恍若仙境。这座闽北最高的黏土心墙堆石坝,坝体巍峨,令人惊叹。

偶遇一位参与建设的光地村老伯,他向我讲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20世纪70年代,“农业学大寨”热潮中,顺昌县委启动“三库一山”工程,光地水库便是其一。它利用三百多米的天然落差,兼具发电与灌溉之利。1975年勘测,1977年11月动工,1983年底竣工。老伯回忆,那时全凭人力,肩挑手抬,工棚简陋,伙食简单,民工们却干劲冲天。工地昼夜不息,白天红旗招展,夜晚灯火通明。他们视建设水库为筑造自家家园,不计报酬,不辞辛劳。水库蓄水后,光地村成为库区,多数村民外迁,纸厂也渐次萧条,山间自此人烟稀疏。

循着老人的指点,我看到了坝下的压输水涵洞和小型电站,以及左岸岩体上开凿出的溢洪道。一条悬于崖壁的引水渠,曾将“南山府”的山泉引入库区,如今已几近干涸。望着对面的南山,童年记忆汹涌而来。劳动课上,全校学生到此搬运毛竹,那种沉重与疲惫,至今心有余悸。

告别老人,我沿坡下行。水位退去,旧村遗址显露一角。泥沙抹平了昔日的痕迹,唯几棵古树倔强挺立。在树旁的沟崖上,我惊喜地发现了几颗家乡称作“银藤包”的野果,圆润可爱。攀援摘下,坐在地垫上,面朝水库,品尝着这份山野的馈赠,仿佛重回少年时光。外婆家门那条小溪,如今只在泥沙上犁出一道细弱的浅沟,跌跌撞撞地汇入库区。

阳光西斜,风起凉生。返程时,一处泥墙上两行褪色的黄字骤然攫住了我:“站在家门口,望到天安门。”字迹在夕阳下依旧灼灼。刹那间,我仿佛看见当年千名建设者在渠边夯土的背影,那标语不仅是视觉的眺望,更是心灵的朝向。它铭刻着一个时代的信仰——将个人的汗水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。

光地水库,这座凝结着一代人扁担箩筐与青春热血的工程,正是新中国水利建设史诗中的一个音符。它与全国八万多座水库一样,诞生于百废待兴的年代,改写了“靠天吃饭”的历史。如今,坝体的裂缝间生出野草,电站机组在坝后静默,水渠被青苔覆盖,但它们无声地诉说着过往:诉说着公社社员肩扛手推的身影,诉说着人定胜天的豪情。四十年风雨,它依然如一颗明珠,镶嵌在闽北的崇山峻岭之中,闪烁着属于那个年代的、理想主义的光芒。这光芒,照亮了历史,也温暖着后来者的回望。



我见我闻

回乡之途老少行

□张水源

今年暑期,参加完孙儿小溪溪的幼儿园毕业典礼次日,祖孙三人搭乘绿皮火车从北京回延平,顺路开启豫中东暑期自由行。行程不求繁复,只愿借“行走的课堂”磨炼心性——引导不满七岁的孩子不惧酷暑辛劳,涵养勤俭谦和之品格,播下好学善思的种子。一趟回乡之途不经意间成了研学之旅。

游程始于郑州。夕阳西下时,我们来到二七广场,细细端详二七纪念塔。我告诉小溪溪,这座独特的双塔即是郑州地标,用以缅怀福建英烈林祥谦等工人运动先驱,其总设计师更是延平王台籍的建筑大师林乐义。驻足回望百年风云后,我们漫步繁华的德化步行街,商铺林立,游人如织。喜爱“雪王”的孙子兴致盎然地驻足拍照,真切感受着这座城市浓郁的市井烟火。

河南博物院的九大镇院之宝,科技馆里祖孙合力操作的互动装置、南水北调博物馆中“一渠清水送北京”的实景展示,串联起一条清晰的启蒙线索:我们从哪里来,我们享

用的一切从何而来。我告诉他,北京日常用水正是千里北上而来,“饮水思源”,是一条看得见的水脉。

赴嵩山少林寺那日,烈日当头。功夫表演、古刹塔林、老式缆车,一路铺设至海拔1384.7米的少室山凤凰台。立于高台,爷孙与游客同诵《将进酒》,诗声回荡山谷。下山途中游人夸赞,小溪溪自信回应:“我都登过华山了!”

抵开封,身为福建后人驻足汴梁,寻根之感油然而生。大相国寺的千年兴衰、祐国寺铁塔的千年斜而不倒、天波杨府的忠烈传奇、山陕甘会馆的“三雕”精工、古城像一本摊开的立体教科书。

清明上河园是此行的精神高潮。下榻之地恰是昔日汴河起点——这条引黄入淮、贯通三省的漕运命脉,曾托举整个北宋都城。登古码头凭栏,我讲千帆竞发、物资汇聚的旧日盛景;两度入园,孩子在实景演出《大宋·东京保卫战》中看到指挥守城的李纲正是福建邵武人。爱国名相以身御敌的故事,让“家国担当”四个字在孩子心里落了地。

朱仙镇一日同样饱满。精忠岳庙里老讲小问,岳飞故事入耳入心;尹氏老天成年画工坊中,传承人从《三字经》讲起,手把手教铺纸、上墨、拓印。当孩子捧着自己亲手拓印的木版年画与非遗传师傅合影时,古老技艺已在他掌心完成了一次传递。启封故园的江南水乡景致则为这一天收了尾。

全程单日徒步近三万步,小溪溪不曾叫苦退缩,不挑食、不挥霍,还时常提醒爷爷奶奶换乘路线。更难得的是,行程再紧他也不丢书本,沿途认新字,捧着读物念给奶奶听,不时抛出追问“为什么”。孩子的鲜活思维反过来启发了我们——老少互学,研学便成了双向的成长。



扫一扫 听一听

GREEN
绿色生活，低碳出行

